

J
JOSEPH

主编 刘炜

罗特小说集

4 · 无尽的逃亡 ·

[奥地利] 约瑟夫·罗特 著 周新建 刘炜 译

非
外
信

ROTH

漓江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约瑟夫·罗特与奥地利文学中的“哈布斯堡神话”研究
(项目编号：18BWW068)

主编 刘炜

罗特小说集

4·无尽的逃亡·

[奥地利] 约瑟夫·罗特 著 周新建 刘炜 译

漓江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特小说集4 / (奥地利)约瑟夫·罗特 著;周新建 译;刘炜 编.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407-8476-8

I. ①罗… II. ①约… ②周… ③刘…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集—奥地利—现代 IV. 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68625 号

罗特小说集 4(Luote Xiaoshuo Ji 4)

作者:(奥地利)约瑟夫·罗特 译者:周新建 刘炜

出版人:刘迪才

出品人:吴晓妮

责任编辑:张玉琴

助理编辑:赵黎君

装帧设计:李诗彤

责任监印:陈娅妮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社址: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发行电话:010-85893190 0773-2583322

传 真:010-85890870-814 0773-2582200

邮购热线:0773-2583322

电子信箱:ljcs@163.com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 10 号院 邮政编码:100176)

开本:880mm×1 230mm 1/32

印张:6.75 字数:114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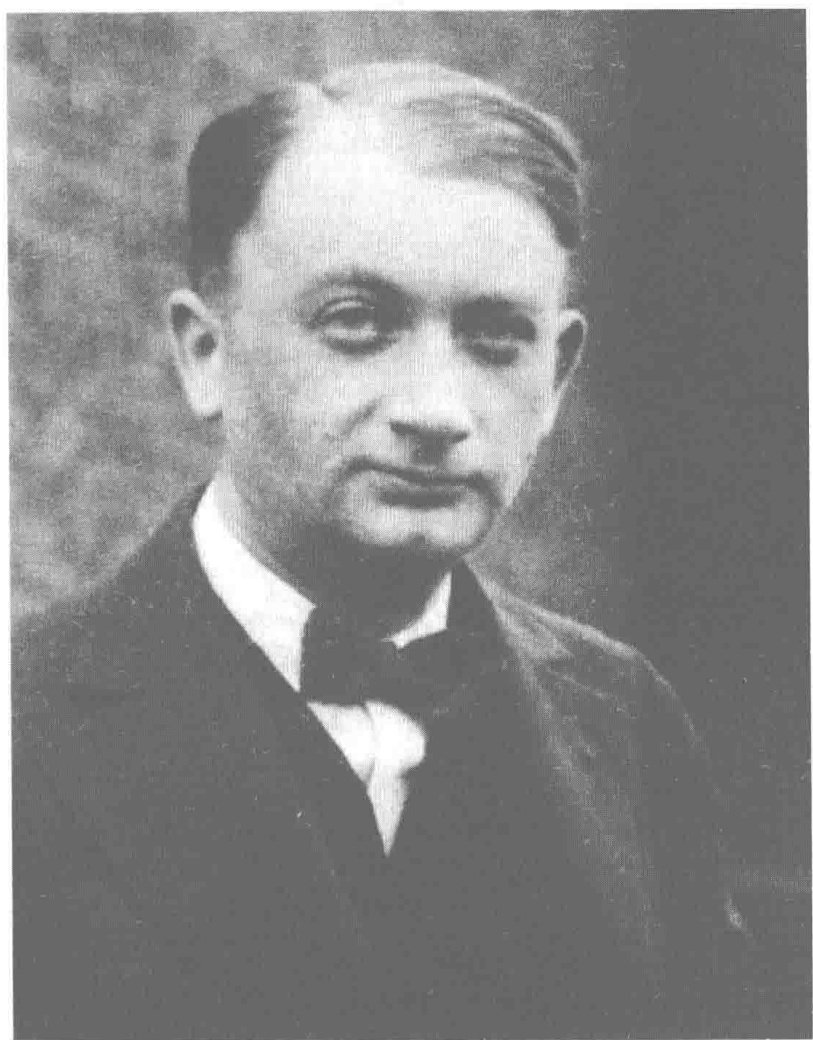
版次: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5.00 元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约瑟夫·罗特 (Joseph Roth, 1894-1939)

目 录

无尽的逃亡 / 001

草莓 / 161

无尽的逃亡

周新建
译

前 言

下面我要讲的是我的朋友、战友和志同道合者弗兰茨·佟达的故事。

我的故事，部分依据他的笔记，部分依据他的讲述。

我没有虚构任何东西，没有编造任何东西。这里进行的不再是“创作”，最为重要的部分出于观察所得。

约瑟夫·罗特

1927年3月于巴黎

一

1916年8月,奥地利军队的中尉弗兰茨·佟达被俄国人俘虏。他被关进设在伊尔库茨克东北数俄里^①的一座战俘营里,随后在一个西伯利亚波兰人的帮助下成功地逃离。在波兰人偏远、孤寂、贫苦的农庄里,在泰加林地带的边缘,这位军官一直待到1919年春天。

在森林里游走的人,即猎熊人和皮货商,会在这个波兰人家里投宿。佟达无须担心被追捕,没有人认识他。他是一位奥地利少校和一个波兰犹太女人的儿子,出生在他父亲的驻防地——加利西亚的一座小城里。他说波兰语,曾在一个加利西亚团里服役,因而冒充波兰人的弟弟对他而言是轻而易举之事。这个波兰人名叫巴拉诺维奇,佟达也使用了这个名字。

他得到了一份伪造证件,上面的名字为巴拉诺维奇,出生在罗兹^②,1917年因某种无法治愈的传染性眼疾从俄军退役,职业为皮货商人,居住地是上乌金斯克^③。

① 俄里,俄制长度单位,1俄里约为1.0668千米。编注。

② 罗兹,波兰中部城市。译者注。如无特别注明,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注。

③ 上乌金斯克,西伯利亚地名。

波兰人说起话来犹如一粒一粒地数珍珠,黑色胡须赋予了他沉默寡言的义务。三十年前他来到西伯利亚,当时是一个服刑的犯人。后来他志愿留在当地,成为研究泰加林地带科学考察队的一个雇员,五年间穿过了一片又一片森林,后来他娶了一个中国女人,改信了佛教,留在一个中国人聚居的村子里当医生和草药专家,生了两个孩子。由于一场瘟疫,他失去了两个孩子和妻子,于是又重新回到森林,以打猎和做皮货生意为生。他学会了在最茂盛的草丛中辨认老虎的踪迹,能够凭借惊飞的鸟群辨认暴风的先兆,知道如何区分下冰雹的云和下雪的云,也会辨别下雨的云和下雪的云。他熟悉游走于林中人、强盗和无恶意的徒步旅行者的各种习惯,像对待兄弟一样喜爱自己的两条狗,崇拜蛇和老虎。他志愿入伍参战,不过在兵营里,他好像令战友和军官们感到恐惧,因此他们将他当作精神病患者遣送回森林。每年三月他进一趟城,在那里用兽角、兽皮和鹿角换取弹药、茶叶、烟草和烧酒。他还顺便带上一些报纸以了解最新消息,不过他既不相信那些消息也不相信那些文章,甚至连广告都怀疑。多年来他总是固定去一家妓院找一个红头发妓女,她的名字叫做叶卡特琳娜·帕夫洛芙娜。若姑娘那里有别的人,巴拉诺维奇就等着,像是一个有耐心的倾慕者。姑娘老了,头发染上了灰白色,牙齿掉了一颗又

一颗,甚至连那副假牙都掉了。于是巴拉诺维奇等待的时间一年比一年短,到最后他是唯一还去找叶卡特琳娜的人。她开始爱上他,思念的烈焰整年都在燃烧——暮年情人暮年的思念。她的柔情一年浓似一年,她的激情一年烈似一年,她已是一个老妪,用皱褶的肌肤享受着自己一生中的第一次爱情。巴拉诺维奇每年都给她带去相同的中国珍珠项链,带去自己亲手削制的小笛子,他用它们模仿各种鸟鸣。

1918年2月,由于锯木头时没有当心,巴拉诺维奇失去了左手的大拇指,伤口六个星期才好。4月,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猎人又要来,这一年他没能进城。叶卡特琳娜空等了一场。巴拉诺维奇给她写了信,让一个猎人捎去安慰她。这次他没送中国珍珠,而是带给她一张貂皮、一张蛇皮和一张做床前地毯用的熊皮。于是在这古今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年里,佟达没有看到报纸。直到1919年春天他才从返回的巴拉诺维奇那里听到战争已经结束的消息。

那是一个星期五,佟达正在厨房里洗餐具,巴拉诺维奇走到门口,能听见犬吠声。挂在他那黑胡须上的冰碴发出碰击声,窗台上落着一只乌鸦。“和平了,革命了!”巴拉诺维奇说。

此刻厨房里一片寂静,隔壁房间里的钟洪亮地敲击了三下。弗兰茨·佟达小心翼翼地将盘子轻轻放在案子上。他

不想打破这种寂静,可能他也担心打碎盘子。他的双手在颤抖。

巴拉诺维奇说:“一路上我都在想该不该告诉你。你要回家了,毕竟我觉得很遗憾。看样子我们不会再相见,你也不会给我写信。”

“我不会忘记你。”佟达说。

“什么都别承诺!”巴拉诺维奇说。

这就是道别。

二

佟达打算去乌克兰,从自己被俘的日梅林卡前往奥地利边境车站波多罗奇斯克,然后再去维也纳。他没有明确的计划,他面前的路并不安全,十分曲折。他知道将会耗费很多时日。他只有一个原则:既不靠近白军也不靠近红军,不去管它什么革不革命。奥匈帝国已经瓦解,他已不再有故乡。他父亲死时是上校,母亲已故去多时,他有一个哥哥在德国一个中等城市里当乐队指挥。

他的未婚妻在维也纳等着他,她是铅笔工厂主哈特曼的女儿。中尉只知道她漂亮、聪明、富有,有一头金发,其余的

则一无所知。就是这四个特点使她能够成为他的未婚妻。

她给战场上的他写信,寄猪肝酱,有时也寄一个圣十字修道院的压花。每个星期他都用弄湿的水笔在深蓝色的军用信笺上写几封短信寄给她,还有简短的局势报道和各类消息。

逃出战俘营后,佟达再没有听到任何关于她的消息。她一直忠实于他并在等他,对此他毫不怀疑。

她在等他,要一直等到他归来,对此他毫不怀疑。然而一旦他归来站在她面前,她或许就会停止爱他,对此佟达也同样觉得确定无疑。因为他们订婚时他已是一名军官。那时普天下的巨大哀伤美化了他,死神的临近拔高了他,一种被安葬者的庄严环绕着这位生者,胸前那枚十字勋章让人想到一座墓上的十字架。若说还期待着能有一个美满的结局,那就是常胜之师踏过环城大道凯旋归来后有少校的金领等在那里,有高等军校敞开着大门,还有将军头衔等在那里,《拉德茨基进行曲》柔和的鼓点声裹挟着这一切四处飘舞。

然而现在弗兰茨·佟达是一个没有名字、没有意义、没有军衔、没有官职、没有钱、没有职业、没有故乡、没有权利的年轻人。

他将自己过去的证件和未婚妻的一张照片缝在了外衣

里。他觉得使用别人的名字穿越俄国更为有利,那个名字和自己的名字一样熟悉。他打算等到了边境的另一边再使用自己过去的证件。

佟达的胸脯感受到了印着自己漂亮未婚妻照片的硬纸封面的硬度,也感受到了安慰。那张照片出自宫廷摄影师之手,他为各家时装杂志提供社交界女士的照片。作为英勇的弗兰茨·佟达中尉的未婚妻,哈特曼小姐也被选入“我们英雄的未婚妻”系列。被俘前一个星期,那份杂志到了他手里。

若是想看看自己的未婚妻,佟达从外衣口袋里取出那张剪裁下来的照片也不是件费劲的事。还没有看见她,他已在为她哀叹。他的爱是双重的:既作为一个目标又作为一个失去的人。他喜欢自己越过重重危险长途跋涉的英雄气概,喜欢为到达未婚妻身边而必须作出的牺牲以及这种牺牲的徒劳无益。与他此时的敢作敢为相比,他觉得自己在战争岁月里的所有英雄气概都是幼稚可笑的。与自己的绝望一起增强的还有一种希望,即单凭这次艰险的归乡他将再次成为一个值得追求的人。整个途中他都很高兴。若要问他是希望还是悲哀让他感到高兴,他大概不知道答案。在有些人心里,悲哀比欢乐更能引发欢呼。在所有强忍住的泪水中,最为珍贵的是那些为自己痛哭的眼泪。

佟达成功地躲开了白军和红军的部队。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或乘火车,或骑马,或步行横穿了西伯利亚和大半个欧洲疆域里的俄国。他进入了乌克兰。他不关心革命的胜利或失败,将“革命”一词的发音与关于街垒以及军校历史课老师霍尔瓦特少校的模糊想象联系在一起。在他的想象中,“街垒”就是摞在一起的腿朝上的黑色课桌,“乌合之众”差不多就是濯足节举行阅兵式时拥堵在战时后备军警戒线后的一帮人,只能看见这些人汗淋淋的脸和破损的帽子,他们手里可能拿着石块。

有时佟达也会想起断头机。霍尔瓦特少校读 Guillotine (断头机)时总是读成 Guillotin,没有词尾音,就像他把 Paris (巴黎)读成 Pari 一样。少校非常熟悉断头机的结构并且对其赞赏有加,此时它可能就立在施特凡广场^①上,马车和汽车不准通行(就像除夕夜时一样),帝国最显赫的家族成员的一颗颗头颅径直滚到彼得教堂,滚到雅索米戈特大街。彼得堡和柏林的情形也是如此。一场没有断头机的革命就像没有旗帜一样,其可能性微乎其微。人们唱着《国际歌》,一首军校学生莫尔曾在那些星期天下午唱的歌曲。皇宫空了,从窗口望下去,空荡荡且寂静无声,那些大方石之间杂草的生长声都清晰可闻。——被截掉的或者说仿佛是被它

① 施特凡广场以及下文提到的彼得教堂和雅索米戈特大街均在维也纳。

自己切掉了词尾“e”的 Guillotin(断头机)是某种具有英雄气概的东西,是某种钢蓝色的东西,是某种滴滴着鲜血的东西。若纯粹将其看作工具,佟达觉得它比机关枪更具有英雄气概。

佟达本人无党无派,只要将自己摆在外国人的位置,他就没有尽职的义务,而且还很高兴,没有什么规定强迫他站在某一方。他是一个奥地利人,正在前往维也纳。

9月,他到达日梅林卡。晚上在城里四处转了转,从最后几枚银币中拿出一枚买了昂贵的面包,尽力避免谈及政治。他不想暴露自己不了解形势,不想让人知道自己从远方来。

他决定连夜赶路。

夜清气爽,凉意侵衣,近似冬日,大地还未上冻,但天已显露冻意。将近午夜佟达突然听见枪声,一颗子弹打落了他手中的拐杖。他扑倒在地,脊背上挨了一马掌,有人抓住他提起来横搭在一个马鞍上,他就像一件衣物晾在绳子上似的被搭在马背上。他背部发痛,在马的疾驰中渐渐失去知觉,血涌满头部,似乎马上就要从双眼里喷射而出。他从昏厥中苏醒过来,立刻又睡着了——他依旧被横搭在马背上。第二天早上人们给他松了绑,他还昏睡未醒,有人给他闻了醋,他睁开双眼,发现自己躺在在一间小屋里的一个麻袋